

P A V E L

名家·名译·全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周露/译

K O R C  H A G I N

名家·名译·全本

杨学
经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周建/译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 周露译. — 南京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651-3042-7

I. ①钢… II. ①奥…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7120 号

书 名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 者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 者 周 露
责任编辑 安 宸 李艳玲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邮编: 210097)
电 话 (025) 83598919 (总编办) (0371) 68698016 (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5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92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3042-7
定 价 21.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译本前言

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笔者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莫斯科国立大学访学一年。在这一年里，笔者有幸多次拜访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特维尔大街9号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国家博物馆。该博物馆现已改名为征服者博物馆，主要举办残障人士的各种事迹及作品展，大概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身世与奋斗精神和残障人士自强不息的追求有某种吻合之处吧。该博物馆也是俄中友协的活动基地，凡俄中友协的重要活动均在此处举行。但是二楼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厅还在，纪念厅正面悬挂的红旗、镰刀、斧头分外醒目。纪念厅里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事迹介绍、各种图片及有关手稿。再往里走有个小房间，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房间里的摆设一如作家在世时的原貌，未有丝毫的改动。伫立在这间小房间前，80余年的光阴流逝似乎戛然而止，笔者似乎进入了一场与作家超越时空的对话与精神交流。

作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0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自幼家境贫寒。他只念了3年小学，10岁左右就开始独立谋生，饱尝生活的艰辛与屈辱。奥斯特洛夫斯基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如帮人家放马，在车站食堂当小伙计，在发电厂当司炉工助手等。年仅13岁，他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地下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1919年春，苏维埃政权在其故乡建立，15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为其故乡最早的五名共青团员之一。同年8月，他悄悄告别亲人，随同红军部队奔赴前线，立下赫赫战功。次年，他在攻克里沃夫城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右眼几乎失明，只得转业。伤痛毁坏了未来作家的健康，但是他离不开火热的斗争生活。他先是到一家铁路工厂当电机装配工助手，后又报名参加修筑铁路的突击队。在工地上，他不幸得了肠伤寒与风湿病。大病未愈，他又积极参加在第聂伯河上抢救木

柴的紧张劳动。因为长时间浸泡在齐腰深的冰水中,致使他的风湿病日趋严重,很快发展成多发性关节炎、肺炎。从此他的健康日益恶化,1927年他已瘫痪在床,只有肘关节以上的双手还能活动,到1928年双目失明。但是正是在遭受疾病折磨之时,他决定利用文艺武器重返战斗岗位。1927年,他首次尝试根据战斗回忆撰写中篇小说,可惜手稿在外地战友阅后寄回途中丢失了。

经历了短暂的懊丧之后,他重新投入创作中。1930年,他开始创作为他带来世界声誉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在双目失明、后期只能凭借口述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于1933年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只有我们这样的人,只有像我们这样发疯似的爱生活、爱斗争、爱那新的更好的新世界的建设工作的人,只有我们这样能够了解并且看到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人才不会随便死去,哪怕只有一点机会,也不能放弃生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便是对这段话的最好注解。值得一提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出版,远非像书中描写的那么幸运。在遭遇了一次退稿之后,虽然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已分别于1932年和1934年分11期刊登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然而整整3年,评论界对它不置一词,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部作品的存在。直到1935年3月《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勇气》的特写,奥斯特洛夫斯基才一夜成名,成为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同年10月,他被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列宁勋章。1936年12月,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与世长辞。

综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经历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不是一部自传。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这个长篇首先是一部艺术作品,在这个长篇里我使用了虚构的权利。”他的意图是“要在作品中创造一种典型,一种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青年革命者的典型”。小说通过对保尔·柯察金成长历程的描述,从中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战斗烽火、建设场景、社会生活风貌,具有独特的认识作用与教育价值。保尔·柯察金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中心人物,也是书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在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影响下,保尔从一位自发的抗争者成长为一位自觉的革命者。他时刻把党和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他和兄弟们一

起驰骋疆场，同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时期，保尔又以全部热情投入和平劳动之中，他那种拼命三郎式的苦干精神和实干精神，正是第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崇高品质的真实写照。保尔从未屈膝投降过，随时准备承受命运对自己的打击。他经受住了包括监狱、战争、疾病、挫折等各种考验。在对待集体与个人、公与私、生与死等重大问题上，保尔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在一系列常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磨难中，保尔百炼成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钢铁战士的形象显得愈加丰满生动、光彩照人。他超越时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拨动着数代人的心弦。

至于为何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书名，作家在答英国记者问时作了如下精辟的解释：“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坚硬的，什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不颓废。”这个书名形象地概括了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自己这一代人的成长道路和思想性格。通过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小说形象地告诉青年一代，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如何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以及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保尔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信仰的追求、执着的拼搏精神以及对人生的坚定信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也永远不会过时。对如今的许多读者而言，保尔已经成为道德的楷模。他对理想的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作家不仅描写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炽热的革命热情，同时也描写了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书中对少年保尔与冬妮亚纯真的初恋之情、青年保尔与丽达朦胧的好感以及保尔与达雅真挚的夫妻之情的描写都非常引人入胜，特别是保尔与冬妮亚之间那段纯美的初恋曾引起过多少少男少女美好的联想，“冬妮亚”这三个字以它所特有的异国情调与神秘婉约的意象相搭配，温暖过多少渴望爱情的心灵。当然，保尔的爱情抉择均以革命事业为前提。虽然他与冬妮亚之间有着纯美的恋情，但是当他发现冬妮亚不能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时，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分手。也许有人会说保尔不近人情，但是如果 we 深入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保尔的革

命情怀，那么保尔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译本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版三卷本《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中的小说原文译出。新《文集》的编者认为，这个校正过的版本是在最大限度上符合作品原貌的，可以作为今后再版的依据。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保持阅读的连贯性，我们将原文中的附注直接植入作品中。新增加的内容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历史原因被删去的。在新译本中，保尔的形象更加丰满，他也曾信过教，也曾参加过工人反对派。在新译本中，读者也能读到一些后来被清洗的苏共早期领导人的名字。因此可以说该译本在最大限度上还原了名著的本来面目，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的创作思路及时代风云的变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本国和外国均拥有众多的读者。我国共青团中央早在1989年就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列为给青年人树立“人生的路标”十本必读书目中的一本。许多学校、单位在选定青少年必读书目时，都把该书作为首选书目。著名作家黎汝清写道：“如果按我的阅读顺序来谈我的喜爱，在我青年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是苏联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且不说它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如何鲜明、生动、丰满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仅是他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就影响了多少人的生活。”因此，在培养青少年人生理想方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确实是一部值得推荐、值得一读的艺术精品。

谨以此书献给我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

周 露

2016年5月18日

于浙江大学紫金文苑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18
第三章	033
第四章	057
第五章	074
第六章	089
第七章	119
第八章	143
第九章	165

第二部

第一章	187
第二章	207
第三章	243
第四章	281
第五章	312
第六章	337
第七章	355
第八章	379
第九章	398

第一部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统统站起来！”

一个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的胖子，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似乎要刺穿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孩子——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全都惶恐地注视着他。

“你们坐下。”神父朝两个女孩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一对小眼睛紧盯着四个男孩。

“过来，小鬼！”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在一起的四个男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捣蛋，谁抽烟？”

四个男孩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的脸气得通红。

“小混蛋们，你们不抽烟，那么是谁往面团里撒烟末儿的？不抽烟吗？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没听见我的话吗？翻过来！”

三个男孩自动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口袋的线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什么也没找到，便转而逼视第四个男孩。他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干吗像木头似的站着？”

黑眼睛男孩强压住心头的仇恨，瞧着神父，低声回答：

“我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手摸摸缝死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谁搞的恶作剧——糟蹋面团了！你以为这次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不，小鬼，没那么容易。上次是你母亲恳求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饶不了你。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耷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去神父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父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掏出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家准备做复活节蛋糕的面团里。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校门口最下面的一层台阶上。他想，母亲在税务官家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他又那么关心，这下回家该怎么跟母亲说呢？

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全怪这该死的神父。可为什么我要撒烟末儿呢？都是谢廖沙怂恿我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可恶的老畜生撒一把。’这不，真的撒上去。现在谢廖沙啥事也没有，而我呢，却很可能要被开除。”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了仇。有一天，他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不准回家吃饭”。为了不让他独自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淘气，便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保尔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瘦瘦的，穿着黑色的上衣，正在讲解地球和天体。保尔惊奇地张大嘴巴，听着他讲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跟地球也很相像。他觉得非常惊讶，真想站起来跟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可是他怕挨罚，没敢问。

保尔是信教的。他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他坚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以前的事。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总是给他打满分。祈祷文、《新约》和《旧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哪种东西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父。到了下一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了手。一得到允许，他便站起来问：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像《圣

经》上说的五千年……”突然，他被瓦西里神父的尖叫声打断了话头：

“混账东西，你胡说些什么？原来你是这么学《圣经》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分辩，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后，给撞得鼻青脸肿和吓得半死的他，已经被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回到家，保尔又遭到母亲的一顿痛骂。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从那时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父。既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任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神父这顿没来由的体罚。他把仇恨埋藏在心，不露声色。

后来这男孩还受到瓦西里神父许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神父就把他赶出教室，接连好几个星期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此不再过问他的功课。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补考。他们在厨房等候的时候，他把一撮烟末儿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团里。

谁也没看见这件事，但是神父还是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全都拥到院子里，围住保尔。他脸色阴沉，一言不发。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可又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低沉的嗓音把保尔吓得打了个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面色苍白，双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多大了？”

“十二了。”母亲回答。

“也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干活的时候管饭，当班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许偷东西。”

“瞧您说的，他不会的！他绝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母亲慌忙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命令说，随即转身关照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齐娜，带这男孩到洗碗间去，让弗茹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冲保尔点点头，就穿过大厅，朝通往洗碗间的边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一面紧随其后，一面低声叮嘱：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可要勤快点，别让自己丢脸啊。”

她用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忙得一塌糊涂：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碗碟和刀叉，几个女工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不住地擦着这些餐具。

有个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长着一头蓬乱的火红色头发，正在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碗碟的大锅里开水正冒着蒸汽，弄得整个屋子热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的时候，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楚。他愣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站到哪儿。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跟前，拍拍她的肩膀，说：

“弗茹霞，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顶格里什卡。你告诉他干些什么吧。”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名叫弗茹霞的女工，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然后看了一眼站在他面前的弗茹霞，等候她的吩咐。弗茹霞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好像在估摸他能干什么活，接着把从胳膊肘上滑下的袖子卷起来，用悦耳动听的、浑厚的声音说：

“小兄弟，你的活挺简单，每天清早把这口大水锅里的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材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照看。另外，活紧的时候，帮着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兄弟，活儿够多的，你会累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重音放在字母“a”上。保尔听到这种口音，又看到她那长着翘鼻子、泛着红晕的脸，不知怎么心里高兴了些。

“看样子，这位大婶挺和气。”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壮起胆子问弗茹霞：

“大婶，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呀？”

保尔说到这里，洗碗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弗茹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茹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看不清弗茹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问一个男孩：

“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那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

“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一件件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也别留下。咱们这儿就讲究这个。那些老爷们对刀又审查得可仔细了，只要看到一点脏东西，咱们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会把你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老板可是个男的。”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

“孩子，咱们这儿的老板是个摆设，是个大草包。什么都由他老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会知道的。”

洗碗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

“快点干，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可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茹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喂，这么着吧，”他伸出一只大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照管好，可你瞧，现在一个熄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且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动手烧茶炉。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未像第一天干活这样卖力气。他知道，这儿可不是家里，在家可以不听妈妈的话。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那两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刻就冒出了火星。接着他提起两桶脏水，飞快地倒进污水池，然后往大水锅底下添些木材，把湿抹布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到下面的厨房去。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妮西娅，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

“嘿，这孩子不一般，干起活来像发疯似的。准是实在没法子，才打发来做工的。”

“是啊，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弗茹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很快就会偷懒的，”鲁莎反驳说，“开头都很卖力……”

保尔手脚不停地干了一个通宵，精疲力竭。第二天早晨七点，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子。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已经弄得妥妥帖帖，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

“喂，傻瓜蛋！明天早上准六点半来接班。”

“干吗六点半？”保尔问，“七点才换班呀。”

“谁乐意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你可得六点半就来。要是再啰唆，立马叫你脑袋上起个大疙瘩。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一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完班的女工们都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寻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才强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

“老实点，别吓唬人，要不然自讨苦吃。明天我就七点半来，要说打架，我不会输给你。如果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

会碰这么个硬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那好吧，咱们走着瞧。”他嘟囔着说。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以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现在他也在干活，谁也不能说他是吃闲饭的了。

一轮朝日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冉冉升起。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瞧，就在眼前了，就在列辛斯基家的庄园后面。

“妈妈大概起来了，我呢，下工回家了。”保尔想到这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加快了脚步。“学校把我赶出来，结果倒也不坏。在那儿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不会让我安生；现在我真恨不得啐他一脸唾沫。”保尔这样思量着，已经到了家门口。在推开小院门的时候，又想起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非对准他的狗脸狠揍一顿不可。要不是怕给赶出来，我恨不得当场就揍他。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母亲正在院子里生茶炊，一见儿子就不安地问他：

“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要提醒他什么，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望过去，他看见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背影。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吗？”他惊慌地问。

“昨天回来的，往后就住在家里了。他要到机车库干活。”

保尔犹豫不决地推开房门，走进屋子。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对着保尔。这时他扭过头来瞧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呵，撒烟末儿的好小子回来了？呵，干得真不错！”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准没好结果。

“阿尔焦姆已经全知道了，”保尔想，“他准会对我连打带骂。”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显然没打算揍他。他两肘抵着桌子坐在凳子上，两眼盯着保尔，不知是嘲讽还是鄙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学完了所有的学科，现在却干起了倒泔水